



黑貓中隊飛行員駕駛美國的U-2高空偵察機，
深入中國大陸執行高危險性任務，
寫下大時代可歌可泣的一頁！



文·圖／王黨比

回家吧

我的愛

編按：

本文為C-130飛行員王太佑前輩的夫人王黨比女士於民國一〇四年撰寫的文稿，深刻描述王太佑前輩如何克服任務艱險過程。王夫人近期蒐集到該文相關的兩張照片，一張為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王太佑前輩在七萬三千六百呎拍得的包頭核工廠空拍照，另一張為中共飛彈部隊指揮官出書，說明該次C-130機耐人尋味的「8」字形航線圖，因此王黨比女士重新匯整一文分享讀者。

民國五十二年一個春日的黃昏，下班後我匆匆地趕回家給兩個兒子準備晚餐，看到外子在衣櫥裡找冬裝，他沒多說什麼，只告訴我：「要去韓國出任務。」提著旅行包，我陪他走到眷村口的停車場，臨上車時，我在他耳畔輕聲說了句：「我愛你。」看著小吉普車越走越遠，終於消失在夕陽餘暉中，我突然覺得無比孤單，好像天地間只剩我一人。

外子王太佑曾是黑貓中隊隊長。民國五〇年代初冷戰時期，他是中華民國空軍第一批飛C-130偵察機的飛行員之一，長達數十年的時間，我對於他多次冒險進出中國大陸領空偵察敵情，竟毫不知情。直到民國八十八年，國防部派員來美國（王氏夫婦退休後遷居美國加州）對外子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我在旁聽得一身冷汗，這才細問外子。

當年黑貓中隊有多位飛行員為國捐軀，我簡直不敢想像那時如果他一去不回，留下我及兩個年幼的孩子該怎麼辦？幸蒙上蒼眷顧，外子一共完成九次任務，平安歸來。以下是多次任務中的一次，我摘錄如下，為的是紀念當年我們那段生活在生離死別的牽掛中，刻骨銘心的悲傷歲月。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此次任務因為規劃深入西北，航線距離將特別遠，所以要將起飛基地移到韓國的群山基地。在接到命令後除了我本人之外，預備隊員、作戰長、航行計畫官、航空醫官、個裝士、機工長等，所有人員都得在前一天從臺灣桃園機場，搭乘美軍C-130運輸機到達韓國群山，隔天早上開始進行任務。我於下午和一位美方飛行員飛「F-4」抵達韓國群山基地。落地後就由一位美軍中校把我接走，為了保密起見，還把我特別安排在基地偏遠角落的一間房子，裡面的設備很完善，屋外圍滿鐵絲網，還有警犬巡邏。為了要有足夠的精神工作，晚餐後我就安心地睡了。

拂曉時，灰暗的天空裏雨絲綿綿，約七時二十八分左右，飛機準備起飛的同時，座艙罩都還沒關閉，所有組員全都在跑道旁集合向我敬禮。依照空軍的慣例，通常是機工長會向飛機及飛行員行禮，這次卻很不尋常地全體向我敬禮，好像認為我此趟任務無法回來了，更顯現出這次任務的危險性。當時我也抱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心情關好座艙罩。起飛時群山正下著大雨，整個空域的氣氛很惡劣，甚至跑道燈全打開後，能見度依然不佳。起飛後沿途都是雲層，直到爬升到四萬英呎高度後，才駛離雲層。我由山東青島進入對岸，路經濟濟

南。石家莊、包頭、接著至甘肅酒泉（嘉峪關附近），迴轉至蘭州、青海、西安、武昌、南昌等地，最後由福州一帶出海，應在下午三時二十三分返回臺灣桃園，航程達三千英里，滯空時間七小時五十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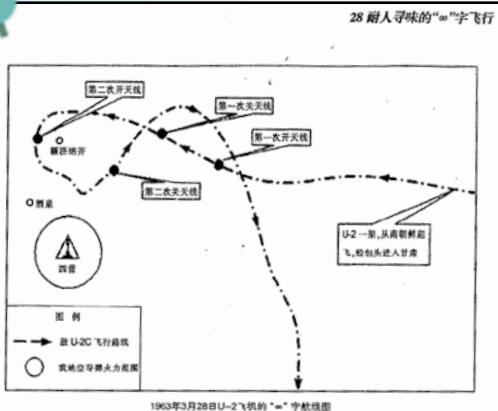
經過西北一帶時，電子偵蒐儀器接收到許多地面訊號，到了甘肅鼎新一帶，機上的十二號系統發出訊息，表示左邊有飛彈準備攻擊，於是我向右轉迴避，結果右邊也接收到同樣訊息，於是我再向左迴轉，但是這樣一直做迴避動作勢必影響航線及油量，於是我做了一個『8』字形迴轉，擺脫了飛彈的鎖定，完成了接續的任務。此地已經配賦了地對空飛彈搜索雷達，原來中共的核彈工廠與核試驗基地都在這一個地區，所以防空裝備已逐漸加強，地面布滿了像煙火似的砲火。因為做了不少迴轉動作，油量受到影響，回程中整個航線氣候仍舊不佳，依然布滿烏雲，無法參考地標或是天文航行。

我抱著必死決心，即使是葬身海底或是萬丈深淵，機毀人亡也不能迫降對岸。在欠缺參考目標情況下，我只有粗略地估計出臺灣方位在一百三十度，冒險地往前飛，大約四個小時飛出雲層。此時飛機也已出海，遠遠

地看到海上有個小黑點，四周環繞著像似浪花的白色，確定那是東沙群島附近，於是我重新規劃航線，在油料幾乎全部耗盡前，降落桃園基地。」

記得深夜外子回家後疲憊不堪，累得都沒精神說話，我在幫他脫飛行衣時，愕然發現他背上布滿像皮鞭抽過似的一條條紫紅色血痕，他已經麻木不感到刺痛了。那是因為個裝士沒把他的分壓衣穿好的緣故。在我給他抹潤膚油時，忍不住心疼掉淚，一滴一滴的淚水滴落在他背上。

這已是半個世紀前的故事了，外子把一生中最好的歲月獻給了國家，視死如歸，無怨無悔。如今白髮蒼蒼，遲暮之年還得忍受當年高空飛行的各種後遺症，讓我記下這段往事，不要隨滾滾紅塵飄逝。



1963年3月28日U-2飛機的“8”字航線圖

這是當年襲擊U-2飛彈部隊指揮官所著書中的圖，說明「擊落了這枚外子是以生命為代價完成任務，歷經艱辛，冒險返航，劫後餘生依然勇敢的執行任務。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驕傲」。

8-20-22



1963年3月28日當時王太佑老師駕駛U-2偵察機，攝得位在內蒙古包頭的202核工廠空拍照。

多年以後，外子告訴我代是在7360呎高度，以生命為代價完成任務，歷經艱辛，冒險返航，劫後餘生依然勇敢的執行任務。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驕傲。

8-20-22

►王黛比女士蒐集到該次U-2機耐人尋味的「8」字形航線圖，並親筆：這是當年襲擊U-2飛彈部隊指揮官，所著書中的圖片，說明了整個過程，外子是以生命為代價完成任務，歷經艱辛，冒險返航，劫後餘生依然勇敢的執行任務。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驕傲【照片由作者提供】。

◀請參閱本月刊第八九七期王黛比女士撰〈外子一次非常驚險的U-2機偵查任務〉，並親筆：外子告訴我他是在七萬三千六百呎高空生死一剎之間，拍攝這些照片也證實了那時中共已經在造核彈【照片由作者提供】。

我與中空半世情

文・圖／王立楨

我與空軍之間的緣分，永遠不停地
在持續發生……

日前，我接到了一位陌生女士的電郵，她說她是蕭美琪教授，因為讀到我的文章發現我對空軍的癡迷是源自《中國的空軍》雜誌（本刊前身），而她的父親就曾是《中國的空軍》雜誌社的社長蕭強先生！

當我讀到這裡時，民國五十四年暑假發生在臺北正義新村的一幕，立刻浮上腦海……

民國五十四年的夏天，我由《中國的空軍》雜誌上得知，有一本敘述臺灣空戰的書，書名叫《奮戰長空》。但我找遍了大、小書店都找不到，於是我就到空軍總部濟南路的邊門去問，當時真是每天下午都去問，問了幾天之後，終於有人告訴我，可以到蕭強社長在正義新村的家裡去問，並將地址給了我。

我知道蕭強先生是《中國的空軍》雜誌社的社長，因為那時我所看的每一本《中國的空軍》雜誌上，社長的名字都是他。因此在知道蕭社長家裡可能有那本書時，我立刻與另外兩位同學，騎著腳踏車前往總部後面的正義新村。

到了蕭社長的家之後，我見到有兩個女孩正在門口玩，我問她們蕭先生在家嗎？其中一位女孩轉身進到家裡，隨

即一位大約是高中的男孩出來，並問我們有什麼事，我就問哪裡可以買到那本書。

沒想到，那位男孩轉身回去就拿了一本出來，並說不要錢，是送給我的，原來那本書就是蕭社長編印的。

當天我就將那本書看完了，原來那本書就是將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期間，《中國的空軍》登載過的相關空戰報導及相片，集結成冊後，所編成的書籍。那本書對於當時年僅十三歲的我來說，真有如聖經般的珍貴，天天翻閱的結果是，我將那時期每一場空戰的經過都牢記在心，即使在六十年後的今天，我依然能將每場空戰詳細地講述出來。

我除了記下那本書中的每一個情節，到正義新村去尋找那本書的經過也一直沒有忘記。因此在讀到那封電郵時，我才突然意識到寫信給我的蕭教授，極有可能就是當初在蕭社長家前面的那位女孩！

此生雖然沒有機會拜見蕭強先生，讓他知道他所編輯的雜誌對我此生的影響有多大，但冥冥之中，上蒼卻安排了他的女兒間接地瞭解我對其父的敬意。



Dear Mr. Wa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you. My name is Mei-Chi Shaw 蕭美琪. I am a retired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My nephew 蕭世華 mentioned to me two months ago, when I was in Taipei, that you have written many interesting books about Chinese Air Force. I just read this from your webpage:

1962年接到生平的第一本《中國的空軍》雜誌，從此開始對空軍發生莫大的興趣，

My late father 蕭強 was, in fact, the editor for 《中國的空軍》 from 1955-1965. He was most proud of what he had done as the chief editor for this magazine. Knowing that the magazine had such an impact on you brought tears to my eyes.

作者收到的蕭教授來信及珍藏的《奮戰長空》一書【照片由作者提供】。